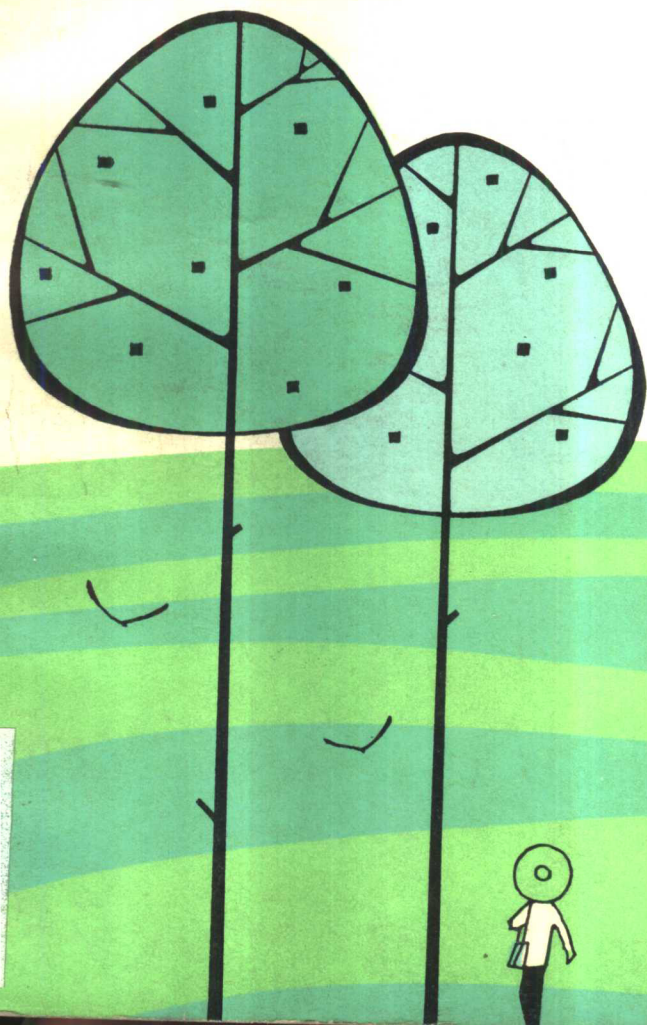


木青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木青短篇小说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沈阳

木青短篇小说选

木青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95,000 开本: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:10³/₈ 插页: 3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,000

责任编辑:于雷 责任校对:王莉

封面设计:章桂征 李秀芝

统一书号: 10158·707 定价: 0.84元



木 青

240-10/12

作者简历

木青，原名邢莱廷，1937年生于山东莱阳，长于黑龙江齐齐哈尔。土改时任儿童团长。他目睹新旧社会交替时的严峻斗争情景。十二岁到齐齐哈尔儿童宫住宿学习，受到良好的革命传统熏陶。这段难忘的童年生活，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。

木青虽科班学音乐，却自小酷爱文学。1956年起做编辑，业余写作；1976年做专业作者。现任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主要是诗、歌词、散文、曲艺之类；1963年起专攻小说创作。先后出版有诗集：《山野的歌》、《晨风》；长篇小说：《不许收获的秋天》、《幼林里的墓碑》、《远方的星》；中篇小说：《山村枪声》、《剪不断的情丝》、《海鸥的翅膀》；短篇小说集：《少年铁血队员》；低幼读物：《黑孩子保罗》、《拔钉子》、《逮熊》等。

木青写作勤奋，作品具有强烈的东北地方特色，乡土气息浓郁，语言生动活泼，人物个性鲜明，写作手法上注意民族传统和习惯。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木青同志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选。作者怀着强烈的憎恨,鞭挞“四人帮”及其余孽,并且以满腔激情和富于诗意的笔,描绘了艰难岁月中人们心灵上美妙的火花,为希望的曙色增添了异彩。

这些作品说明:在三中全会以来的战斗历程中,作者以战士的姿态,披着满身的硝烟,留下了坚实的脚印。一步一声雷,一步一团火……

目 录

辞 职	(1)
河上，映着血红色的晚霞	(27)
脚 印	(48)
旋转的舞步	(57)
跑 步	(95)
蝴蝶桑叶	(105)
绿洲上的暗影	(111)
绿洲来客	(118)
美的心灵	(129)
清醒的梦	(141)
渴 求	(152)
信 任	(159)
愁 思	(164)
护身的灵光	(181)
仙人掌和无字碑	(191)
河岸街八号	(208)
婚礼的瞬间	(227)
呼唤你，兰天	(250)
文书老师	(302)
疑 心	(316)
后 记	(324)

辞 职

象浓雾似的毛毛细雨，足足下了一天，傍黑还没有停。

路灯好似刚刚睡醒的眼睛，一点点亮起来，照射着泛光的柏油路面儿；汽车驶过，发出嚓嚓的声音，犹如快艇在河道上穿行。行人不紧不慢地走着，除个别人打着伞，大都和往常一样。也许，谁也不把这雾一样的毛毛雨当回事吧。其实，细心人可以发现，人们衣服的颜色在逐渐加深，这说明，已经湿了，而且湿的程度决不亚于暴雨。

市公安局礼堂正门的台阶下围着一些人，那一双双焦急的目光，不时地望望嵌有火炬门灯的礼堂门。行人经过这里，不是疑惑地瞅瞅，就是停下问问；但，回答他们的，不是若有所指的恶骂，就是唉声叹气。

突然，礼堂门开了，从里面涌出拥挤的人群。几乎同时，呼叫声大作：“爸爸——”“哥哥——”“梅——”

“小刘——”随之而来的，又是另外一种声浪：哭声、诅咒声、安慰声……只见一个目光炯炯的小伙子刚被人流涌到台阶前，就让一个旋风般扑来的姑娘毫不顾忌地搂住了。“我的亲人，你可出来了……”说着，她失声哭了起

来。那小伙子用脸使劲蹭着姑娘的前额，亲昵地说：“别难过，别难过，我们总算胜利了！”姑娘猛地抬起头，大声说：“应该找公安局长算帐，事实证明我们不是敌人，那么他是什么？他专了革命者的政，他是什么人？”“不！”小伙子搂着姑娘后腰，走下台阶。“据说这位沈局长是个好人，出于无奈嘛……”他们声音一高一低地说着，渐渐走远了。

礼堂门前的人逐渐少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瘦弱的老太婆，呆滞地凝望着敞开的礼堂门。这会儿，礼堂里差不多人已走尽，只有看门人拎着大锁头站立门前。远处，不知谁家收音机在播送刘淑芳演唱的印度尼西亚歌曲《宝贝》。许是老太太耐不住了，隔着台阶颤巍巍地问那看门人：“同志，里边还有人吗？是不是还有一个……老头？”

那看门人扭过身，似乎这时才发现台阶下还站个老太太，忙说：“你等等，我进去瞧瞧！”磨过身，还没等迈步，从里头蹿出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，快活地，尖着嗓子喊道：“奶奶，爸爸扶爷爷出来了——”这孩子一蹦两个台阶，几步便扑到了老太太面前。老太太把孙子抱住，眼睛却没离开门口。只见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，细心地搀扶一位瘦高个儿老人，缓慢地走了出来。老人脖子上挂个绳儿，绳下——接近小腹地方，拴个暖水袋，也许为了防止摆动，手老是扶着。

老太太趑趄趑趄迎上去，两手捧住老头脸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“志光啊……”

老头俯下身，仿佛出趟远门刚回来，面带笑容地说：

“洁心，我的好老伴儿，你还记得一九四五年我从日本监狱出来，也是你接的？”

老太太点点头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这时，一辆上海牌黑色小轿车嘎地停在了跟前，司机推门出来：“是徐志光同志吧？请上车吧，沈局长叫我送你们回家！”

“沈……”洁心老太太打个沉儿，冷冷地说，“谢谢沈局长吧，我们不坐！”

老人的儿子也说：“妈妈说得对，不坐，说什么也不坐！我这就去叫出租汽车！”

“徐院长……”司机突然叫了一声——这是徐志光文革前当省检察院院长时大家对他的称呼——徐志光和在场的家人都为之一怔。那司机恳切地说：“您别见怪，沈局长是个好人，他当时……也是没办法呀。假如您不同意以他名义送，那就让我以您老下级的名义送吧。我是小刘啊，我今天非送您不可！”

徐志光笑着望望司机把手伸给他，握着说：“谢谢你小刘同志，沈局长是我的老朋友，他要用车送我这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，我实在不敢当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也好，我们就坐一趟。”说完，在司机搀扶下进了车门，然后，向家人招手，意思是都坐进来。无奈，洁心和儿子、孙子只好随从。

车“呜”的一声，喷吐一股白烟，开走了，消失在笼罩着茫茫雨雾的夜色里。

就在汽车离开的一瞬，从礼堂两侧一人高的树丛后

面，走出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人，中等个儿，不胖不瘦，长脸，颧骨稍高，两腮略微往里凹，眼睛无神，一副苦相，年纪似奔六十了——这，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沈重。他望着汽车跑远，眼睛慢慢地闭了一会儿，走两步，赶紧又弯腰靠墙站住——冠心病心绞痛发作了。他急忙从上衣兜里掏出硝酸甘油片塞到嘴里，停半天，才又一手掐腰，一手捂着左胸，艰难地上了路。

二

沈重象个老态龙钟的人，行动异常迟缓，一点一点往前挪着步。此时，他生理上的心绞痛已渐平复，但心灵上的绞痛却在加剧。下午，公安礼堂召开的这个为丙辰清明节悼念周总理而遭逮捕、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大会，使他受到一次少有的教育，良心上受到一次少有的谴责！尤其方才礼堂门前那种迎接亲人的场面，那有骂有劝的议论，更加使他痛苦难忍！如果说，那些曾被他下令逮捕的人，如今不是说他“还是好人”，而是痛骂他一通，说他狗屎不如，也许还要好受些，最低不象现在这么痛苦。因为，他清楚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“好人”！……

沈重透过眼前朦胧的雨雾、昏暗的灯光，仿佛又走回了一九七五年九月以来那些不平静的日子里……

一天上午，他正和“五七”干校八年级老学员——被认为分配不出去的“货底子”——盘腿坐在炕上无休止的“爬坡”、提高“两个觉悟”，忽然门开了，司务长探进半个身子，冲他伸出大拇指：“老沈，连部有人找！”他

心一提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凭他多年公安工作锻炼出来的神经，尤其在这多事的年月，自然要比别人更敏感，更多思。等穿鞋下地，走到门外，司务长在他耳边小声说：

“有喜事！”

他眯缝眼一笑：“别扯了，喜事跟我没缘。”

“是喜事，叫你复辟！”

天爷！他这已经提到嗓子眼儿的心差点没蹦出喉咙。

“叫我复辟？”他说，这是多么残忍的玩笑啊！

“快去吧！”司务长揉他一把，“还愣什么，是复辟，没错！……”

“嗨呀，快别说了，你张罗伙食有本事，可并不熟悉我这个人的胃口。”

他走进连部，意外的是果真叫他“复辟”了。指导员告诉他：“省委组织组来通知，调你回市任公安局副局长，即刻动身回城，明天一早报到。”也许指导员担心他有怕复辟的心理，特意补充一句，“这跟你过去当市公安局长不一样，两个司令部嘛！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他说，“不过我实在干不了。”

“唉！叫你干，就说明组织上相信你能干！”指导员话里话外道出之所以任命他为公安局副局长有两个原因：一、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来，狠抓各项政策的落实，特别是干部政策；二、沈重属于老公安，对这方面工作有丰富经验，理应归队。除此之外，还对他多少带出点顾虑，怕他穿新鞋走老路，怕他自觉不自觉地打击“新生事物”，怕他……总之，怕的东西还不少。不过也还放心得

下，这兴许是凭七、八年的干校生活，发现他胆子小得出奇，想必不会跟现政权“对着干”吧。皆因以上等等，才给他个副局长当，没恢复正职本身，自然说明对他还不那么百分之百的托底。

他不能再说二话了，因为从指导员的眼神里看出，再说二话很可能被戴上一顶“不喜欢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的帽子，那样，可真要他命了。

回到宿舍，马上收拾行李。同志们听说他又当上局长，都围过来祝贺。但言语里透出几分担心，怕他由于胆小怕事而丧失原则。

很快，“蹦蹦”^①来了。司务长太喊大叫请局长上车。有人逗乐子说：“司务长抓紧溜须，以后犯案好通融通融。”沈重登上“蹦蹦”，不知怎么，虽说对这整人的干校无甚感情，但临别，也多少有些酸溜溜的，或许是因为“越艰苦越甜蜜”吧！他眼圈儿红了，同志们纷纷向他伸过手来。有的说：“老沈，说真格的，你这回当上公安局副局长，可得替人民说话呀！”还有的说：“回头见面可别不理人！”

当“蹦蹦”起动的时候，司务长和同志们扬手高喊：“回去先看看徐老！……”

三

晚上八、九点钟时候，他到了市里。路上，虽然背个

^①手扶拖拉机。

大行李喘不过气，但心情却格外好，就象开了一扇窗，眼前出现了奇丽的景色。他抬头望望天空半遮半掩的星星，又深深吸口开始变冷的空气。并趁放下东西歇会儿的空当，搁手摸了摸路旁的小杨树，还借路灯，用他那老花眼仔细看看树叶掉了没有。他似乎平生第一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，向小杨树询问季节的脚步。等气喘匀，又扛起行李往家走。

经过省委宿舍十一号楼时，他想起了同志们临别的嘱咐：“到家抽空去看看徐老。”他打个沉儿，索性现在就去。一则徐老曾是他的老上级，在干校又是老同学，有深厚感情；二则徐老重病在身，正在家休养，不知现下如何。好在路熟，黑灯瞎火就是摸也能摸到。

徐老原住三间，随着“问题”不断膨胀，房子也随之缩小。当升级到“死不悔改走资派”时，房子也就剩下六平方米的一小间了。两个孩子被迫离开家，一个在农村，一个在工厂。身边，只有勒令退休的老伴儿（原是省委某部办公室主任）陪着。

七二年，年已六十多的徐老从监狱放出来，送干校监督劳动。当时正赶上营建，一位响当当的“造反派”硬让他跟五十岁左右的“走资派”比赛搬砖。徐老经多年折磨，身体极度虚弱，手脚自然迟缓，于是被认为消极怠工。那“造反派”抬起钉子鞋，朝他小肚子一脚踹去；

“老鳖犊子，你敢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使暗劲儿！”当即，徐老被踹躺在地上，痛得大汗淋漓，可地打滚。经医生抢救，方知膀胱踢裂。对“膀胱裂”患者，据说最有效的办

法是在小腹安个输尿的导管，叫做“尿漏”。于是，徐老从此成了残废人。等从医院出来，除了瘦弱不堪的身体外，还增加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物件——暖水带。不过不是为了暖身，而是为了接尿。

在一个普通有法制的国家，对踢人致残的人，起码要受到起诉和制裁，可是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国，根本无法可言，某些长官的意志就是法。对那些具有“通天”本事的凶手，别说“起诉和制裁”，就是说句牢骚话，埋怨话，也会被认为是造反派和新生政权的污蔑！何况人还没死，纵然死了又奈何？这已是司空见惯了。

尽管这回徐老具备不来干校的条件了，但他跟所有“老弱病残者”一样，照旧被“造反派”逼来，照旧在营建工地上搬砖，“改观换魂”嘛！直到前两个月——据说邓副主席对这类情况有指示，徐老才得以回家养病。

徐老的正直出众，在不算长的干校生活中，他的高尚品格已赢得全连同志的拥戴！

沈重肩扛行李兴致勃勃推开徐老家的门。骨瘦如柴的徐老一看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赶忙从床上支起身，伸出一只手：“我的老伙计，你这是刚下火车，分配啦？”

“你怎么看得出？”沈重问。

“行李都背回来了嘛！什么单位？”

“老地方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跟原来差不多。”

“还是局长？”

“不，副的。”

“好！这就不容易啦，应该感谢邓副主席，要不我们这些老家伙还不是送死的角？”

“我怕做不来，现在的章程咱是外行。”

“唉，不能这么说，党性原则只有一个，对你来说，严守法制，保护人民是根本！”

“话是这么说呀，人家说这是老一套，全得砸烂！”

“不对，你有这种颓废思想可做不好工作。”

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谈开了，尽管看法不太一致，但心情还是愉快的，对未来也是抱着极大热情的。接下，他们又说了些干校的事情，诸如营建、水稻、每个学员等等。老朋友见面总觉得时间短促，转眼闯到了十点，沈重只好告辞。临走，徐老还一再叮嘱：不能干帮狗吃食的事！

四

第二天一早，沈重洗了脸，刮了胡子，穿上“文革”前常穿的深蓝毛料子中山装。对镜照了照。他老伴儿喜滋滋说：“这回又跟六六年以前一样了。”

嗯？这句极普遍的话，却引起了沈重的警惕：“跟六六年以前一样？”那岂不穿新鞋走老路了？为避免这种嫌疑——对了，听说有的单位为避嫌，连椅子都换成了硬板凳。虽说浪费点，但从政治帐上说还是值的。——他赶紧脱掉所有“文革”前穿过的衣服，那怕是一条围巾，一双袜子。而换上的是干校生活时穿的衣服。他重又照照镜子，满意了。是嘛，要保持“大熔炉”时的仪表，证明已

经改过“观”，换过“魂”了。

经过这么一番打扮，他跨出了家门。邻居的孩子、大人，都以新奇的眼光看着他，身后不时传来低微的议论声：“瞧他穿的那套衣裳多花花……”这是指衣服上的补丁和洗不掉的白灰点、油点等。听这话，一向敏感的沈重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担心：会不会有人认为他穿这套破烂衣服是有意诬蔑社会主义？可又一想，也不怕，只要一听说他是从干校回来的公安局副局长，立刻会改变看法。

到了省委组织组，一个穿着讲究的青年把他误为房修队的，没等他说话，便被推了出来：“你走错了，办事组往右拐。”

“嘿嘿，不是，嘿嘿……”沈重干笑，不知用什么好听的言语才能既把事情说清又能使对方欢喜。因他知道，在这里干事的，大都是造反派，闹不好要发脾气。正在尴尬的当儿，曾有过一面之识的组织组负责人出来了，指着他这身落满灰浆的破烂衣服哈哈笑道：“老沈，你怎穿这身衣服？我正在等你！”说着，拉进屋里，按在沙发上。

沈重多年挨批挨斗，冷丁受这般热情接待有些不安，微微站起来说：“我是想保持干校传统啊！”

“唉——不好不好，这样未免庸俗了。”

沈重吓一跳，这话非同小可。忙撒谎说：“方才是笑话，我刚刚下火车呀。因为急着来转关系，忘了换衣服。”

“嗯，很好很好！”那位组织组负责人言归正传，先是谈到他十七年公安工作所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错误，接下又谈到今后不要穿新鞋走老路。言外之意，这次让他回